拜經日記

拜經日記第九

武進臧氏學

樂記篇目

禮樂記十一篇史記樂記十三篇別錄樂記二十三篇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禮第三
樂施第四
樂言第五
樂象第六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禮第三史記正義作禮樂
樂施第四皆以禮終下接樂也者施也至則所以贈諸侯也
樂情第五然後可以有制於天

樂本第一
樂論第二
樂施第三
樂言第四
樂禮第五
樂情第六

小七八

樂情第七
魏文侯第八
賓牟賈第九
樂化第十
師乙第十一

下也下按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三十一字
樂言第六
樂象第七
樂化第八
魏文侯第九
賓牟賈第十
師乙第十一
奏樂第十二
樂義第十三

樂化第七
樂象第八史記正義引作象法
賓牟賈第九史記禮記正義皆作賓牟賈問
師乙第十
魏文侯第十一
奏樂第十二
樂器第十三
樂作第十四
意始第十五按意爲音字之訛

樂穆第十六
說律第十七
季札第十八
樂道第十九
樂義第二十
昭本第二十一
招頌第二十二
賓公第二十三

樂禮篇孔氏禮記正義作樂禮張氏史記正義作禮樂
故禮記正義曰此章是樂記第三章名曰樂禮章也章

中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鄭目録云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記者以樂禮爲第三史記正義曰此第三章名禮樂章言明王爲治制禮作樂故名禮樂章其中有三段一明禮樂齊其用必對二明禮樂法天地之事三明天應禮樂也今本史記引目仍作樂禮葢失其舊　近荆溪任氏啓運著禮記章句有云劉向别録作樂理熊安生作樂體今細考孔氏張氏及陸氏釋文並無此說係欺人之談附正於此樂象篇張守節作象法樂書第二下引别録云有象法又於樂施篇云此第六段樂此字當衍象法章第五段不以

次第而亂升在此　按此象法章上樂字係後人竄入
張氏本無故樂象章正義曰此此第六章名象法也可證
蓋皆後人據孔本所改
孔氏述別錄稱賓牟賈張氏述稱賓牟并脫賈字然按
孔氏於本篇曰此一經別錄是賓牟賈問章自此以下
至不亦宜乎揔是賓牟賈與夫子相問荅之事又張氏
於本篇曰此第九章名賓牟賈問者蓋孔子之問本爲
牟賈而設故云牟賈問也據此二正義知此目本名賓
牟賈問當是別錄如此後來述目者脫問字耳
子貢見師乙而問章依魏文侯賓牟賈問之例當從本

記標目稱子貢問爲是別録題師乙非也

史記正義曰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按此語當本別録又曰劉向別録篇次與鄭目録同而樂記篇次又不依鄭目今此又篇次顛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　按鄭氏目録本依劉向之次今本不同者蓋疏家亂之至史記樂書所載樂記共十三篇夫樂不可妄興也爲奏樂篇結句夫上古明王舉樂者爲樂義篇起句中有太史公曰四字係後人妄加當删正其先後之序必原本如是非後人所能升降也

爲陳侯周臣

孟子萬章上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論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主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　史記陳世家懷公四年如吳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楚昭王來救時孔子在陳十六年吳召陳侯陳侯如楚楚伐陳二十四年楚惠王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

孔子卒索隱曰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　按
陳湣公八年孔子適陳十一年自陳遷蔡在陳首尾三
年至十三年吳伐陳時孔子在陳蔡閒矣年表陳湣公
越八年吳伐我世家作六年字誤也孔子世家孔子至
陳主司城貞子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陳湣
公使使問仲尼然則司城貞子雖宋卿時實仕於陳當
如趙注言孔子爲陳湣公臣否則孔子無事居陳三年
但主貞子不應如是之久集注無明文若以爲陳侯周
臣即指司城貞子文法太繁拙矣或言何不書陳司城
貞子按主貞子而爲陳侯臣則貞子爲陳臣自見若單

言主陳司城貞子則孔子之臣陳侯其事反隱而不彰陳舜之後故孔子爲其臣特吳楚更伐數被兵仕陳當不久

褚少孫補史記十篇

漢書藝文志春秋家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又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師古曰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

司馬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列傳此注及史記集解俱日者在三王之前今據索隱所引移正龜策列傳傅靳索隱有等字元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

策曰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　按兵書即律書也太史公本是兵書今本史記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厤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以下葢後人以律書補之張晏之言漢書注及索隱皆作兵書史記集解作律書淺人妄改也師古葢不知兵書即律書故以爲本無

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曰按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厤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緝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

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史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之功何蕪鄙也　按小司馬以厤書爲律書之所分然未盡委之褚補也覈之漢書注史正義多厤書而無年表傅靳傳故九篇太史當從史記集解作太卜龜策列傳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間十篇有録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按晉張晏說褚少孫補史記四篇張守節以十篇皆褚所補未知何據

張晏說褚補史記四篇

一武帝本紀　集解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其定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言孝武皇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　索隱曰褚先生補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　按今取孝武本紀與封禪書契勘知武紀直録封禪書無一字之異今本間有異同乃傳寫之故耳惟篇首云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爲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膠東王爲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爲孝武皇帝以上文鈔景紀以下全録封禪書矣篇末太史公曰余

從巡察天地諸神名山川云云亦即封禪書贊也疑褚氏既補武紀不應祇鈔封禪舊書或是褚以後人所爲此篇無褚先生曰亦一證　封禪書前言三皇二帝三代秦始皇漢高帝文帝等事故不采自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采起至贊語止而改今天子初卽位爲孝武皇帝初卽位

三王世家　按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傳之此爲褚補之明證不當復稱太史

公曰今本古人有言曰上有太史公曰四字後人妄加也褚言太史公列傳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者此指史記自序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而云也

三日者列傳　按此傳有序有贊贊後載褚少孫論初疑本史公文而褚加論贊後考自序云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則非今本徒記司馬季主一事已也　傳云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又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

子博聞遠見覩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云云則司馬季主事爲褚補信矣上文太史公曰四字必後人妄加

四龜策列傳　按此傳有序稱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發端中述孝文孝景又至今上即位余至江南問其長老云云皆史公語然則所謂有録無書者謂但有序録耳非全篇無一語也下云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宿衞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窺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

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則此以下皆褚補也

索隱正義說褚補史記十篇四篇已見張晏說者不論

一孝景本紀　索隱曰景紀取班書補之　按取班書勘之迥不同史記首云孝文之中子也而班書改云文帝大子也已失其事實史記云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大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序孝景得立之由甚明晰而班書刪之元年四月乙夘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而班刪乙夘乙巳四字匈奴入代與約和親而班書但云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則

匈奴入代事不明了又改元則書中元年中二年後元年後二年而班書省言元年二年亦失旨史記於天災及王侯封爵官制改建皆詳言之而班書多簡省不載殊失本紀之體徒增入詔書竊以爲遠不逮史記乃反謂取之班書不檢甚矣史勝於班者隨在皆是學者讀之自見惟篇末書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當是後人竄改應稱今皇帝或今天子也

一將相名臣年表　表題太始元年集解曰班固云司馬遷紀事訖于天漢自此以下後人所續　按表至孝成鴻嘉元年故裴以爲後人所續索隱曰即褚先生所

補後史所記又無異呼故今不討論也小司馬雖以爲
褚補但史無明文故置不論也
一禮書　按此篇爲褚補無明文也索隱云太史公曰
至矣哉已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禮論之意極言禮之
損益以結禮書之論又云此文皆荀卿禮論則索隱於
此篇不以爲褚補也　張守節正義曰此書是褚先生
荀卿禮論兼爲之
一樂書　索隱於本篇不言褚補正義曰樂記篇次不
依鄭目今此又篇次顚倒者以褚先生升降故今亂也
以後文出褚意耳　按張氏所指以後謂禮記十一篇

之外奏樂第十二以下文也以此下不見今禮記故疑出褚意而不知樂書之取樂記本十三篇也奏樂篇本出韓非子然則凡輕斥爲褚補者特出一已臆度之見非有所本也

一律書　按此篇本名兵書太史公自序云非兵不彊非德不昌本篇云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又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中述黃帝顓頊成湯及王子孫武等并桀紂秦二世之興亡故名兵書今作律書後人改也特此篇爲褚補無明文索隱正義於本篇皆不云褚補

一傳靳歙成列傳　考之本傳并集解索隱正義俱無爲褚補之證不知龜策正義自序索隱何所據而云然

新考褚續史記六篇

一三代世表　篇末附褚先生與張夫子論詩一段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末引蜀王霍光竟欲證何事言之不經蕪穢正史輒云豈不偉哉一何誣也　按褚少孫蓋諂諛之人假文學以自飾者霍子孟亦黃帝後世也云云豈非媚大將軍乎此語直當削之

二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

者編於左方索隱十表述贊云七十二國太史公舊四
十五國褚先生補也　按太史公表七十三國一當爲
三字之誤也當塗以下皆褚補令有四十六國末陽平
國蓋又褚與後人所附益
三厤書　端蒙涒漢四年索隱曰四年已後自太始征
和以下說篇末並褚先生所續正義曰自古厤書巳下
小餘又非是年名復不周備恐褚先生及後人所加
按史公記事訖於天漢四年故知以下皆後人所續
四外戚世家　自褚先生曰臣爲郎時問習漢家故事
者以下皆褚補衛王后字子夫傳猶史公文故云上弗

許上望見上還坐上憐之初上爲大子時上之得爲嗣上愈怒上既夷李氏皆稱武帝爲上也篇首武帝初即位當爲今上初即位其武帝祓霸上還武帝起更衣武帝擇官人不中用者數讓武帝蓋皆淺人竄改又自姊平陽公主曰至平陽公主凡三十一字當爲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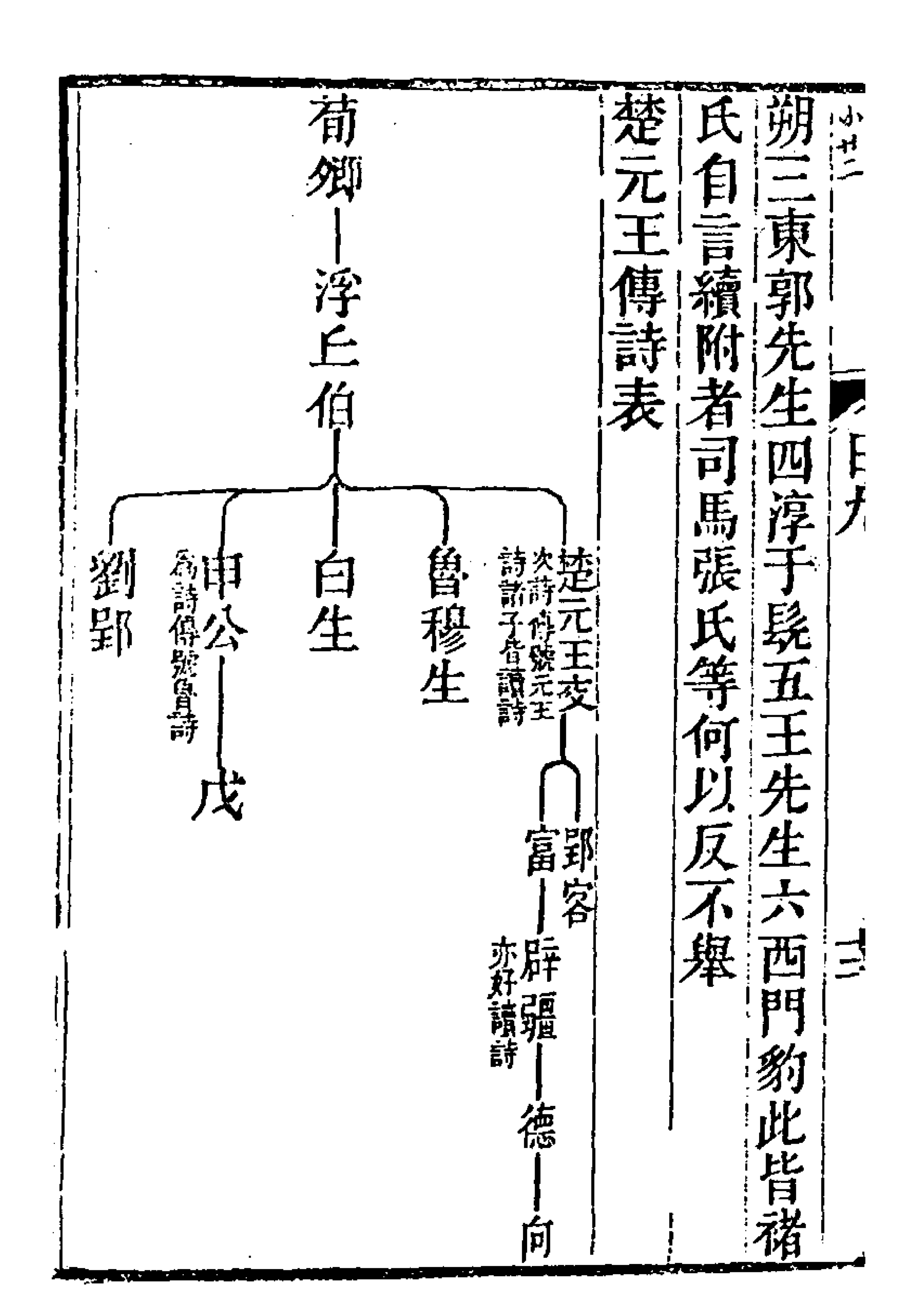
五張丞相列傳　太史公贊後復云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　又索隱大書太史公曰深惟六字而云按此論匡衡以來事則後人所述也而亦稱大史公序

述淺陋一何誣也按今本匡衡傳以十年之間不出長
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此下無太史公
曰即接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云云蓋因
索隱詆其淺誣而後人遂删此四字亦非也然據此可
知史記中爲淺人妄加太史公曰者正多也

六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
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
方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
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按大史公三章一淳于
髡二優孟三優旃是也褚補六章者一郭舍人二東方

朔三東郭先生四淳于髡五王先生六西門豹此皆褚氏自言續附者司馬張氏等何以反不舉

楚元王傳詩表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按申公之師即浮丘伯也）呂大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郢王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史記楚元王世家云高祖之同母少弟也索隱曰漢書作同父言同父以明異母也蓋史記本作異母漢書荆燕吳傳云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可證同父字非誤特同父弟之稱不雅耳）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既爲沛公交與蕭曹等俱從至霸上交爲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卧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六年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薨文帝以郢客嗣申公

爲博士先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及王戊即位穆生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戊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韋賢傳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　按韋孟諫王戊楚元王傳不載可補其缺

班彪漢書論贊

韋賢傳贊司徒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

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　按翟方進傳亦稱司徒掾班彪之論韋賢傳蓋脫掾字

序周禮廢興衍字

周禮疏曰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皆云某作若干篇　按書序云作盤庚三篇作說命三篇作泰誓三篇此並一書而分上中下故引此三者爲證若康誥雖與酒誥梓材同序然文本三篇非盤庚說命之比

也康誥二字或讀者記其旁後誤入故不得其次在說命泰誓之上　又故鄭氏傳曰元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引范氏後漢書鄭君傳贊耳當云故鄭元傳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文有衍誤

謨蓋都君咸我績

孟子萬章上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趙氏章句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已之功也朱子集注揜

蓋也蓋蓋井也　按爾雅釋言曰弇蓋也郭璞注謂覆蓋毛詩閟宮奄有龜蒙箋云奄覆也奄與弇同爾雅當本云弇蓋覆也故趙注以蓋爲覆鄭箋以奄爲覆郭注合言爲覆蓋也或以蓋覆義同故鄭箋以覆言蓋趙注釋蓋爲覆也要鄭趙所據皆此經無疑又釋言曰蓋割裂也郭注蓋未詳釋文蓋古害反舍人本作害按此蓋爲害之假借謨蓋都君者謀害於君也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孔傳割害也言大水正方方爲害輾轉相訓是害爲割割亦爲害也禮記緇衣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注云古文周田觀文

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據古文尚書作割知禮記周爲害字之誤郭注爾雅釋詁云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今公羊傳宣六年作周狗何注以爲比周之狗此其證大誥天降割于我家孔傳訓割爲害釋文謂馬融本割作害據緇衣知古文尚書本作害以割與害義同且割亦从害故或作割其義則當從禮記注訓割爲蓋與郭本爾雅正合蓋割同訓爲𧶠厥轉相注是割亦爲蓋也然則鄭讀爾雅

與郭同舍人本蓋作害展轉相訓是割又爲害也然則孔傳讀爾雅與舍人同今文尚書讀割申爲厥亂則當在昔上帝厥亂爲句厥其也亂治也言上帝求治之道勸文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也孔傳云在昔上天割制其義不知割本爲害害當爲蓋故其說迂回失其讀矣說文艸部蓋苫也从艸盍聲血部盍覆也从血大今覆盇皆通借苫蓋字盇从血大徐鉉謂大象盇覆之形徐鍇本作血大聲是盇从大聲故與害聲相近而通借趙注蓋覆也用說文本義而不知爲假借也象言皆我功者揔上完廩浚井言之明父母之使舜皆象之謀故史

記五帝本紀云本謀者象孟子萬章云象日以殺舜爲事也如章句集注俱專主浚井一事言之象不得云皆也　趙注謨謀也都於也咸皆也績功也皆本釋詁文而不知蓋之當爲害則於六書假借之誼未審也又趙注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故謂之君疏云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中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爲都君集注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本此考五帝本紀無都君之稱但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

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此注仍當從趙氏都之爲於既本釋詁郭注引書臯陶曰都以證之釋文因音於爲烏其實釋詁于都並訓爲於展轉相訓于亦於也則於亦可讀于矣堯典一則曰驩兜曰都共工再則曰僉曰於鯀哉又臯陶謨臯陶曰都愼厥身修夏本紀作臯陶曰於愼其身修臯陶謨臯陶曰都在知人夏本紀作於在知人臯陶謨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夏本紀作於亦行有九德益稷禹拜曰都又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夏本紀作禹拜曰於禹曰於帝愼乃在位雖張守節亦音於爲烏而都之訓於尤顯然可證也孟子所述本逸

書舜典故蓋之爲害與堯典方割之文合而知蓋井之說謬也都之爲於與皋陶益稷之訓同而知都君之號僞也

子見南子章集解

孔安國曰按此曰字皇邢二本皆誤衍當刪正等以爲南釋文作男誤子者釋文皇氏本句同陸氏云集解本皆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則陸所見本有作以爲南子者又舊校云今注云舊以南子者與邢本正同皆妄改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以上二也字邢本皆刪去非是矢誓也子路不悅當從邢本作說下同故夫子故邢本同釋文大書孔子三字云一本作夫子按上作孔子此亦當爲孔子誓之曰此曰字皇本誤衍邢本無之當據以刪正行道

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咒邢本作呪亦俗字釋文作之祝云州又反本今作咒按詩書字皆作祝此當從誓義可疑也邢本也作焉按學而篇道千乘之國章集解載馬融及苞氏注又云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與此章先引孔安國等說而何氏自疑其義其注例正同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安國說以該馬鄭苞周諸儒之義也淺人不知此章爲何氏之言而必於孔安國下妄補曰字又不達等字之義而删之敓之遂至不可解至邢昺遂誤以行道既非婦人之事以下亦爲孔氏之言矣玆特正之

又按論衡問孔篇引論語此章而云與俗人解嫌引

天祝詛何以異乎然則因子路不說而孔子誓之先儒所解亦本舊義也

漢魏石經遺字

一切經音義卷三光讚般若經第七云燕坐又作宴石經爲古文燕同說文宴安也又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一宴默石經爲古文燕說文宴安也按說文燕爲元鳥象形宴安字在宀部是宴爲正字燕爲假借也毛詩或燕燕居息爲古文假借漢書五行志下下作或宴宴居息與漢石經用宴字正合是魯詩今文作正字也魯論子之燕居又當爲今文釋文謂鄭本作宴蓋鄭從古論作

正字古今文所用靡定往往隨經而變元和顧廣圻云此石經當指漢石經遇燕字作宴元應因自謂之古文耳庸按春秋左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正義曰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从谷魯作⿱丰衣手文容或似之此所言石經古文必魏三體石經春秋左氏傳故有篆隸古文與元應自言古文者不同又一切經音義卷四賢刼經第一云邦伴石經作⿰米予邦⿰丰巴三形同補江反技者或云說文玉篇無⿰米予字考經義雜記魏三體石經尚書載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邦字作⿱㞢丰⿰丰邑邦三形

又曰惟以爾庶邦邦字存𢷋邦二形呂刑有邦有邦有土邦字存古文篆𢷋𢷋二形知𢷋必古文𢷋字之訛元應此卷所言石經即魏三體石經尚書也

芳華鮮美

晉陶淵明桃花源記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宋本陶集亦如是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載此文芳草鮮美作芳華鮮美按此二句承上忽逢桃花林中無雜樹來芳華鮮美者言在樹之花也落英繽紛者言落地之花也爾雅木謂之華桃正應言華矣既言中無雜樹不當忽舉芳草此草

字應定從二書作華

奪筭

感應篇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筭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筭又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按紀筭謂年壽也十二年謂紀百日爲筭初學記卷十七人事部孝第四河圖曰孝順二親得筭二千天司錄所表事賜筭中功二千天謂二十筭也司錄司命之神主人善惡言賜年筭必當其功

拜經日記卷第九

經七千二百五十五字

注四百四十六字

拜經日記第十

武進臧氏學

孟子見梁惠王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孟子一書乃孟軻氏自著故敘次井然凡後人作孟譜及年表者皆當以此爲據試以第一篇言之首書孟子見梁惠王則孟子始游梁因魏招賢故先見惠王也王立沼上章盡心於國章願安承教章晉國莫强章統此矣繼書孟子見梁襄王則惠卒襄立故孟子第二見梁襄王凡居梁二年次書齊宣王

問是第三見齊宣王也因魏襄即位望之不似人君故不久去梁適齊齊桓晉文章論古樂章文王之囿章交鄰國章見雪宮章毀明堂章王之臣章故國章湯放桀章爲巨室章齊人勝燕章取燕章統此矣次書鄒與魯鬨穆公問是孟子四見鄒穆公也蓋因齊宣不能用故奉母去齊歸魯據列女傳鄒穆公見而問之次書滕文公問問於齊楚是孟子五見滕文公也文公爲世子之楚過宋兩見孟子即位後館孟子於上宮齊築薛章竭力事大國章統此矣次書魯平公將見孟子是孟子六見魯平公也時孟子巳七十餘歸老於魯與萬章之徒作孟

子託端梁惠絕筆魯平是孟子之交諸侯實始於梁惠王而終於魯平公平公之卒孟子已八十二再逾年而孟子卒故魯平稱謚也孟子於齊宣稱臣田完世家言宣王喜文學之士鄒衍淳于髠之徒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孟子仕齊宣即在此時與齊湣王時爲三卿別一事劉向列女傳所謂孟子處齊而有憂色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是以憂與世家所言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事正合也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

迂遠而闊於事情是以孟子先游齊後適梁誤矣六國表於魏王三十五年大書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魏世家又書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若齊表及田完世家則絕無其事如果先見齊宣王則孟軻至必書於齊表及田完世家以記其始安得書於梁惠篇也據年表世家斷列傳爲誤試以列傳中齊宣梁惠字互易之則甚合如云道旣通游事梁惠王惠王不能用適齊齊宣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蓋孟子道仁義而梁惠求利國是不能用雖有願安承教之言他日又欲爲死者雪恥矣

至與齊宣言王道王因言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輔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繼而取燕不能拯
民水火置君而後去則於孟子所言仁術推恩發政施
仁等固大悖此非不果所言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
乎若以爲宣王不能用則固嘗得位受祿矣君以爲惠
王不果所言則孟子至梁踰年而惠王薨孟子猶在梁
不應以不果所言責梁惠也趙邠卿云孟子與得行道
故仕於齊齊不能用乃適梁蓋所據列傳已誤又云建
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
道齊之事此說更誤如始見齊宣王則齊桓晉文章言

王道列傳所謂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也當以爲篇首一也首言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事者臣末之聞此孟子私淑諸人願學孔子平生志向所在列傳所謂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是也當以爲篇首二也如言仁術推恩發政施仁治禮義等皆言仁義者當以爲篇首三也乃皆不然而獨以梁惠王爲篇首故知孟子始見梁惠王也即以立國年次論之梁惠王立二十九年齊宣王方即位古人四十彊而仕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見梁惠時孟子年甫四十二不應四十以前已見齊宣齊宣八年孟子去梁九年至齊十年宣王伐燕取

十城時孟子在齊勸宣王諆於燕燕衆置君而去是可證梁惠死後始見齊宣不得先見齊宣去齊適梁又去梁適齊三四年間兩事齊宣僕僕於齊梁鄒魯間也

孟子仕齊宣王

史記田完世家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按此文雖揔序於宣王之末而其事則非宣王末年也宣王十年伐燕孟子在齊此其時矣騶衍淳于髡之上當有孟軻二字而淺人删之鹽鐵論可據不知孟子之仕

齊宣實徒得祿位而道不行故不久去齊列女傳足證也　鹽鐵論論儒篇齊宣王襃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　列女傳卷一母儀傳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按敏字當衍不讀爲否淺人不得其讀遂妄增敏字觀下文曰不也可見與曰閒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今子成人也而

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按此當在齊宣王十年伐燕以後事諸侯多謀伐齊孟子勸王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宣王不能聽孟子知道不行即於是年奉母歸魯也

孟子生卒年月

孟子譜明人所纂以爲譜傳自孟子四十五代孫孟寧宋元豐時人言孟子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生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冬至日卒年八十四娶田氏明海鹽呂元善聖門志亦謂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卒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有謂生於周安王二十七年者誤

也安王二十六年崩其二十七年爲烈王元年年八十四當生烈王四年也闕里志但云年八十四不詳生卒年月按八十四之年孟氏譜闕里志聖門志皆同惟以爲生於烈王四年則至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時年始三十五而惠王之年遠長於孟子不應遽稱爲叟庸作年表移前四年依三家八十四之說當生於周安王二十六年乙巳卒赧王二十二年戊辰魯平公卒於赧王十九年故孟子書稱論遊梁時年已四十二如此方合恐臆度之見不足信也更有禮樂録謂孟子年七十四若依舊說謂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則遊梁時止二十七

歲若合以肅移前四年之說遊梁時止三十一歲卒於赧王十六年魯平公之卒尚後四年不得稱謚矣其說非也禮樂錄又引或云生安王十七年丙申卒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九十七按孔子生春秋年七十三戰國時人享百齡者少汪氏份斥爲無據是也

齊宣王取燕十城

宋黃氏震述其鄉人蔣監簿曉說謂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是也齊湣王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之是即公孫丑篇

所載況同問燕可伐者也余考之戰國策史記合之孟子知蔣黃之說爲是今證之

戰國策齊策宣王篇云權之難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故爲君計不如按兵勿出齊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趙可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鮑注云後漢志當陽注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於楚境燕策爲文公時魏冉傳言自惠王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又燕策文公篇

云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鮑注云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鮑注云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爲文公末年又易王篇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爲燕說齊王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

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願爲兄弟而請罪於秦

史記燕世家云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大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復歸燕十城

蘇秦列傳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大子婦是歲文侯卒大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

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
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
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
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
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
而彊秦儆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
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
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
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
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大の可サ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按合國策史記孟子考之燕文二十八年蘇秦始說燕時齊宣九年與魏襄會於徐州諸侯相王田嬰欺楚明年楚圍齊徐州蓋燕文虐民齊宣征之與燕再戰於權梁惠王篇一書齊人伐燕勝之再書齊人伐燕取之與燕策權之難燕再戰不勝正合鮑注謂燕文公末年是也燕文卒於是年齊宣因喪伐之取十城即孟子所謂五旬而舉之及取之是也固與齊湣伐燕噲三十日而舉燕顯然爲二事時燕有喪且數被兵易王尚未立故

孟子有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說或謂寡人勿取者
蘇秦說齊宣歸燕十城也孟子言殺其父兄係累其子
弟如水深火熱燕民不說不取與蘇秦還燕十城之策
正同特有公私之别耳諸侯將謀救燕者齊策云秦使
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燕策云文公令郭任以地請
講於齊趙遂出兵救燕是也齊田嬰欺楚楚圍齊正在
燕文末年齊宣十年且齊燕再戰楚邑楚先圍齊當必
助燕於史可考者有秦趙楚燕四國故齊宣言諸侯多
謀伐寡人也齊宣十一年與魏襄伐趙趙決河水灌之
見田完世家趙世家六國年表蓋報救燕之役也故燕

策文公篇謂燕亡國之餘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正指齊宣伐燕趙肅救燕而云然乃鮑注以此爲燕昭既立之時吳正傳亦云此非文公時蓋未細考也穰侯列傳云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考六國表燕文二十九年齊宣十年趙肅侯十七年楚威王七年正秦惠文王五年鮑注齊策謂魏冉自惠王時任事此役在文公末年是也　又考齊宣十一年燕趙秦楚四國謀伐齊時不與謀者韓魏二國魏襄與齊宣睦故宣九年與襄會於徐州十一年又同襄伐趙因趙救燕故知魏不與謀也齊宣八年韓昭侯二十四年秦拔韓宜陽

二十五年旱作高門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明年爲齊宣十一年韓宣惠王元年時韓兵役相尋昭卒宣惠立故知韓不與謀也

此齊伐燕在齊宣十年燕文二十九年時周顯王三十六年也後齊伐燕在齊湣十年燕噲七年時周赧王元年也相距上下適二十年後事亦見戰國策齊策燕策史記六國年表燕召公世家荀子王霸篇前事載孟子梁惠王篇稱諡者齊宣卒於孟子前也後事載公孫丑篇祗稱王者齊湣卒於孟子後也漢趙氏章句已蒙混不能分別余因黃氏說爲證明如此讀孟者正之陳壽祺案

孟子齊伐燕事因燕策王噲篇齊湣王譌為宣王史記燕世家噲立齊湣王復用蘇代亦訛湣為宣論者遂至糾紛然按二書前後上下之文參覩互考則二判然史之紀傳世家與年表歲月又皆相應不得以一二譌字斥全書也資治通鑑以伐燕事屬宣王屈齊之年數以從燕閻徵君若璩又欲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依通鑑屬宣王所載陳氏新話則屬湣王至謂孟子為誤近周廣業孟子四考又極詆史記而不取黃氏日鈔無識甚矣臧君證之國策史記傳之孟子靡不符合而千古之聚訟乃定

齊湣王伐燕噲

戰國策齊策韓齊為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按田臣思當為田忌之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

韓使者而遣之韓因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遽
起兵而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按此燕
世家六國年表之所本爲伐燕噲爲齊湣王之明證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
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誤王復
用蘇代使於燕激燕王厚任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
儲子謂齊宣誤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構難數月死者
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誤曰今伐燕
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之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按此皆史記所本惟齊湣王之湣三字皆作宣蓋因孟子有齊宣王淺人不知爲二事遂據以妄改也凡燕策王噲篇所言齊王無一非湣王也史公所據戰國策原是湣字　篇首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又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所言齊王皆指湣淳于髡事具見宣王湣王篇下與孟嘗君同時仕齊最久而齒長者史記滑稽列傳記髡先事齊威王章子亦於齊威王世已數將兵蓋皆三世之舊臣老將也儲子

爲相適當湣王時故王使人瞯夫子不稱諡也見孟子

離婁下告子下

史記六國年表周愼靚王五年燕噲五年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爲臣時齊湣八年也又赧王元年燕七年君噲及相子之皆死時齊湣十年也於齊表雖不著湣之伐燕而文爲湣已明

蘇秦列傳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事見孟子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爲王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

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曰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云云則國策之齊王爲湣無疑　又列傳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皇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也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事又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越世家齊宣誒作威

宋葉氏大慶考古質疑卷二云舊見一策問齊伐燕史

遷以爲湣王而孟軻則曰宣王近世有作古史者嘗正
軻之失軻之書得於親見遷之史出於傳聞而古史斷
然以爲湣王而不信孟子何也然即史記參觀互考紀
傳世家之與年表其前後歲月又皆相應如伐燕一事
又未足以決史記之爲誤獨有一事或可爲證越世家
云越王無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云伐齊不如伐
楚之利越遂釋齊伐楚楚大敗之殺無彊北破齊于徐
州按此則破齊于徐州乃越因齊威之說而伐楚楚因
敗越之勢而破齊正齊威王時也年表於徐州之圍乃
載於顯王三十六年爲宣王之世豈非遷之自戾與然

則徐州之圍既爲威王之時則齊宣非立于顯王二十七年可見而通鑑所載爲得其實通鑑載楚敗越於顯王三十五年楚圍徐州於顯王三十六年是歲齊威王薨子宣王立是知伐燕爲宣王明矣大抵即此可以明彼因其自戾尤可以辨而破也　按此不足以證史之有戾益足以證史之諸世家年表無不印合但齊宣王之宣後人傳寫誤爲威耳考六國年表周顯王三十六年楚威王七年圍齊于徐州齊宣王十年楚圍我徐州楚世家云威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十年楚圍我徐州又越世家云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

威王使人說越王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北破齊于徐州此齊威王嘗作齊宣王因上下文皆言楚威王故宣王字亦誤爲威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此四爲三之訛鮑氏國策齊策楚威王戰勝于徐州在宣王世

余雖修姱以鞿羈兮

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按此當本作余雖修姱以鞿羈兮好爲衍文王叔師注云言已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絕遠之智釋修字姱

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修余雖修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同一句法下文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又女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又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又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好修之文蓋因此誤衍

夫唯靈修之故也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注謇謇忠言貌也正平也靈神也修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唯懷王之故按靈修當是屈原自謂非指懷王言余固知謇謇之忠之

爲患但忍而不能自捨又指天爲平正若是者何也夫
唯夙受於天靈神修遠之故所以不肯自變耳篇首云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
之以修能此靈修正承上文言之下云余既不難離別
兮傷靈修之數化又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又余雖修姱以鞿羈
兮謇朝誶而夕替又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
常又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又跪敷衽以
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凡前後曰中曰正曰靈曰修
俱自謂帷下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注靈修

謂懷王當是也

女嬃之嬋媛兮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按叔師讀嬋爲蟬讀媛爲援故云牽引義並見爾雅舊注或不得其詁以嬋媛爲美貌者非

咸黜不端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趙咸黜不端注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王子頹爲王室去不端直之人正義曰諸本咸或作減王肅云咸皆也傅咸爲七經詩其傳

詩有此句王羲之寫亦作咸杜本當然按杜意以咸爲
皆故舉晉文鄭厲言之作減者誤傳咸七經詩者易書
詩周禮左傳論語孝經也初學記卷二十一文部載傅
咸左傳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
昭德塞違不殞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巳榮其一 茲心不
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謟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其二 此引作威黜者字誤當據傳疏校正

孔子先世

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云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
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

木金父木金父降爲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爲華氏所偪出奔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故曰鄹叔紇生孔子按孔子世家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集解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王符所舉世數與此合惟以子木降士爲滅於

宋與杜異

七十子

今本孔子家語標目七十二弟子解叉篇末題曰右件夫子七十二人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庸按春秋正義昭二十年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牢衞人字子開一字張然則家語名篇本作七十子今本二弟兩字爲衍文正義引服虔注稱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爲七十子傳與家語名篇正合禮記正義檀弓曰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按二字亦當爲衍文據服孔引史記蓋篇題本稱仲尼七十弟子傳又按史記列傳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索隱云孔子

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幷可證家語七二十八人爲七十七人之誤篇末當爲夫子弟子七十七人也漢書地理志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又儒林列傳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者七十七人也稱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楚元王傳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實七十二人當依儒林傳注作七十七人是可證史記漢書家語皆七十七人孔子世家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張守節正義亦誤作二當據弟子列傳正之孟子曰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大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

子之徒此皆舉成數言之耳檀弓孔子之喪羣居則絰
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此二亦衍字孔廟圖
作七十二人又以蘧瑗林放等爲弟子皆不足據皇侃
論語義疏先進篇引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
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此沿
襲文翁圖之誤太史公親見孔氏古文據以作弟子傳
七十七人當從之

從遊弟子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使仲由爲季氏宰齊
人遺女樂子路曰可以行矣過匡顏刻爲僕顏淵後反

衛南子願見子路不悅過鄭與弟子相失鄭人或謂子貢東門有人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過蒲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鬬甚疾子與之盟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疑之將西見趙宣子臨河而歎子貢趨而進問哀公三年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求子貢送冉求曰即用以孔子爲招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明年如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遇長沮桀溺丈人孔子遷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圍孔子絕糧子路慍見子貢色作顏回入見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然後免昭

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曰王之臣有如子貢顏回子路宰予者乎曰無有昭王乃止哀公六年孔子反衞明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路曰衞君待子爲政明年召冉有爲季氏宰季康子問軍旅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歸　按論語先進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次以德行顏淵一節釋文大書德行二字云鄭氏以合前章皇别爲一章皇侃義疏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下十人名爲四科邢疏亦分章朱子集注從程子説以四科乃從

夫子於陳蔡者今考從遊弟子有顔淵子貢子路冉有宰我顔刻公良孺七人而不及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子游子夏五人則鄭注合爲一章蓋非仲尼弟子列傳以德行顔淵一節揔序於前本不以爲陳蔡相從之士也

葛覃大夫妻詩

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注直來無事而來也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解云言從大夫妻以下即詩歸寧父毋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　按何邵公嘗習魯詩故

不用毛序毛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則可以歸句猶言之子于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者言能以婦道化天下所以安寧父母也經之歸寧父母亦當作如是解段氏若膺云毛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耳此語當是後人竄入庸謂是王肅所加然則毛詩亦不以諸侯夫人爲可歸也葛覃爲后妃之本是追敘文王既王後事其實文王娶后妃時猶諸侯之夫人也毛詩載馳序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父母又義不得故賦此詩此即何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之義然則毛魯詩旨同

王門子公羊注

尚書正義泰誓上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句注公羊以爲春秋制句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以上皆王注

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按釋文序録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辰陽伯

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

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鉤命決云丘爲制法之王與黃韻黒緑不代蒼黃禮記正義中庸引援神契作主誤文同代舊誤伐今據訂正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

鮮能知味

禮記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正義曰案異義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鵝知其黒白此皆晉書文也按晉書而上稱異義文當有誤

拜經日記卷第十

經七千八百八十七字
注四百一十二字